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

周

敬王

三十有一年楚子使使聘孔子

先是孔子在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史記靈公與孔子語見蜚履復如陳是年季孫斯卒遺言謂其子

肥即康必召孔子史記季桓子病筆而見魯城穀曰此國與與以吾獲罪于孔其家臣止之肥乃

名冉求魯人字孔子如蔡及葉宋論語序說據史記云子楚楚子陳蔡之問葉是時陳蔡臣將往而

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取國之楚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史記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為

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史記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為

之人名于籍蓋以七百令尹公子申即子不可史記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孔子

又反乎衛

秋七月楚子軫卒

吳伐陳楚子救之軍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又不吉楚子曰然則死也乃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初楚平

子常以太子弱殺立子西子西曰王有則命公子結即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即子五辭而後許將戰

楚子有疾遂卒于城父公子啟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

二順不可失也與申結謀潛師閉途逆越女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乃還左傳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

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服肱何益遂弗祭

初楚子有疾卜曰河為壘大夫請祭諸郢楚子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薄楚之望也不殺雖不

冬十月齊陽生景公入于齊陳乞無守之子弑其君荼

初齊景公疾命國夏高張立其嬖子荼之而寘羣公子于萊注見景公卒荼即位公子陽生奔魯公

鉅同奔公子嘉駒陳乞偽事高國而譖之諸大夫遂逐高國國夏奔魯召公子陽生于魯立之公羊

乞名陽生真諸其家諸大夫至坐乞使力士舉巨甕至於中雷諸大夫皆色然而駭聞將盟鮑牧孫鮑國之則闕然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迨迨迎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將盟鮑牧孫鮑國醉而往乞誣之曰此子之命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左傳注景公嘗街絕為牛使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鮑國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陽生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以安孺子也號如賴于勾稽之邱甲拘江說四王約縣有賴亭陽生立是為使朱毛齊大告于乞曰君異于器不可有二器二不償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毛反命請殺孺子乃遣之于貽齊邑在山東青未至殺諸野幕之下

杜氏預曰載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叔主

寅甲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鄙人公孫彊好戈獲白雁獻之曹伯且言田弋之說曹伯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以歸曹自振鐸

陽凡二十五傳而滅

三月吳伐魯

先是魯伐邾邾城于請告于吳邾子曰魯擊柝聞于遂入之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即今山

東兗州府邾城于請告于吳邾子曰魯擊柝聞于遂入之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即今山邾縣東南以邾子益公歸獻于亳社因諸負瑕注見前邾大夫茅夷鴻成子請救于吳吳以故伐

魯使公山不狃率故道險故由險從武城北為南武城其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今

鄆久道吳師曰何故使吾水滋吳師至過營者道之以入遂克武城進次于泗上泗水注微虎魯大

欲宵攻吳舍吳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終保三有若魯人字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

聞之一夕三還吳人行成盟而還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因

卯乙三十有四年秋吳城邾溝通江淮吳人溝邾江以通于淮後因名邾溝今南運河自揚州西北抵淮安

此淮通江之始吳開邾溝不過為伐齊計至今

曰漕河亦曰湖漕以建覺社祀光緒湖也

逆甯轉漕行水之益事固有創之者受無道之名因之者收不費之惠若此也

吳欲伐齊乃于邳江水經注作韓江即中清築城穿溝通江淮之道左傳注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

阜寧縣北與鹽城實應分界末口在淮安府山陽縣北舊曰北神墟後曰北關今廢

辰丙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左傳注以疾赴故不書弒

魯侯會吳子伐齊齊人弒悼公史記鮑氏弒悼公棄德鮑牧子魯赴子師是為簡公吳子三日哭于

軍門徐承夫大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是冬楚公子結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之謂公子

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遂歸考左傳注季子為壽夢

十七歲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此蓋九十餘孫鍼曰季子邑于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今故從左傳原文書字

巳三十有六年春齊國書國氏伐魯夏五月魯侯會吳伐齊戰于艾陵春秋大事表艾陵齊地在今山齊

師敗績

齊國書高無平高氏帥師伐魯及清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有古清亭齊邑李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之何求曰禦諸境李孫曰不能求曰政在李氏當子之身齊師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

侯矣季孫使從于朝叔孫州仇呼而問戰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孫何忌強問之求曰小人慮

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鮒子之子帥右師鮒子之子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須為右李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次于雩門魯城為右之外

五日右師從之魯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史記齊師自稷曲地名魯左師不踰溝樊須請三刻而踰之

衆從之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求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右師奔孟公叔務

人與其健注鮒皆死皆續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冉求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

義也為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吳中軍從吳子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戰于艾陵吳

展如敗高無平齊國書敗胥門巢吳子以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明陳書東郭書草車八百乘甲首

三千以獻于魯初吳將伐齊越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伍員懼曰是秦

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使員于齊員屬其子于鮑氏孫氏為王反役吳子聞之史記太宰嚭與子賜之屬鏤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史記子胥持死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快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吳也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鮑夷草浮之江中吳人愍之為立祠于江上命曰

山胥

孔子自衛歸于魯

冉求既與齊戰有功季孫肥乃以幣迎孔子史記季康子謂冉有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小人固之康子遂公華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史記孔子去魯凡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史記孔子去魯凡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唐虞之際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刪詩正樂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子社席故開雖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序易史記孔子作十翼謂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弟子蓋三十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午戌三十有七年春正月魯用田賦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田者井田賦者財賦魯自宣公始什二而稅其財故曰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于冉求曰先王制土藉田謂稅以力三十受五十畝百畝十二還而祇謂平其遠邇近邇十一遠邇二十而三賦里賈所居以入計其而量其有無漆園二十而一任力謂後以夫為數家而議其老幼除有優于是有鰥寡孤疾此則有軍旅之出則徵之亦徵其賦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十四十秉芻一百六十缶米六斗為庚也十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

周公之籍矣又何訪焉弗聽

夏魯侯會吳于橐皋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有拓皋鎮漢為橐皋縣春秋吳邑

初吳與魯會鄆吳徵魯百牢子服景伯對吳弗聽遂與之史記索隱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天太宰子服景伯對吳弗聽遂與之史記索隱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天太宰子服景伯對吳弗聽遂與之史記索隱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天太宰子服景伯對吳弗聽遂與之史記索隱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天太宰

發端即發難口 吳藩衛侯之舍將止之賜以束錦見太宰嚭與之語乃舍衛侯

也亦曰古辭 吳藩衛侯之舍將止之賜以束錦見太宰嚭與之語乃舍衛侯

紀三十有八年夏魯侯會晉侯及吳子梁傳黃池之會吳遂于黃池南於越入吳在今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

吳不稔于歲起師北征闕其月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于黃池單平公及子

越子勾踐襲吳入其郛獲太子友吳晉方爭長未成邊遽傳也乃至以越亂告吳子懼以公孫雄言雄

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必會而先晉晉將乃昏戒令夜中而陳係馬舌恐有出火竈出火于竈雞鳴乃定各

萬人為方陳中軍皆白常衣白羽之增望之如茶左軍皆赤常衣赤羽丹甲去晉軍一里昧明鳴

朱羽之增望之如火右軍皆元常衣元羽之增望之如墨凡帶甲三萬去晉軍一里昧明鳴

鐘鼓振鐸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人大駭使董褐晉大夫請事吳子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

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齊次當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

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既致命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猶

也言若猛獸不可與戰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鞅乃使董褐復命曰諸侯失禮于天下無所逃罪今君

奄王東海以濫名謂僭聞于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

子而曰吳公晉敢不從命吳子許諾就幕而會吳先歃晉亞之

許氏翰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自宋之盟晉已為楚

所先陵遲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言人耶吳先之故諱焉耳

吳子使駱來京師

吳子既長晉于黃池將還恐齊宋之害已使公孫駱告勞于王曰昔楚不承供貢吾先君闔閭不忍其

惡與楚昭相逐于中原天舍其衷楚師敗績今齊不鑒于楚又不恭王命夫差不忍其惡徑至艾陵天

福于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敢告于天子執事王答曰伯父命女

來明紹享余一人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吳子弓弩王昨吳子

亡太子內空士皆罷敵乃以學幣與起平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

庚三十有九年春魯狩獲麟麟注見前

魯狩于大野元和志大野澤一名鉅野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有獲麟堆嘉祥本鉅野分置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折其前以為

不祥棄之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端木賜

問曰夫子何泣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是年孔子成春秋史記孔子至哀公凡十二公

春秋上自隱公下

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恃寵初宋公娶魋公子地扶之公問門而與魋泣目盡腫于害于宋公久益宋公將討之未及

魋先謀宋公宋公知之告皇野皇氏宋戴公之後曰魋將禍余請即救野以公命名召左師巢魋之巢至

告之故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符節以命其徒攻桓氏魋欲入子車魋之止之

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巢亦入于曹曹叛桓氏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名耕字子牛魋之弟致其邑與

珪而適齊魋出于衛而奔齊牛遂適吳吳人惡之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魯人莫諸邱與今曹縣與城司馬牛

莒在費縣成山

六月齊陳恒乞之子臨成子弑其君壬簡公

齊侯之在魯悼公奔魯簡公闕止字子有寵陳乞私名悼公闕止知之先侯諸外悼公使止反及即位

使為政陳恒憚之諸御僕御鞅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有陳豹陳氏者為闕止臣此與之言

政說謂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何如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遠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

逆字子行故怨止逆當殺入止執之乃曰彼得君弗先必禍逆遂舍于公宮陳恒兄弟並如公闕止在

帷出逆之遂入閉門止之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齊侯方與婦人飲酒于檀臺齊侯在陳恒遣諸寢齊

子韋所見與周
太史榮雲之說
同宋公據理折
之卓然正論天
高聽卑感召之
理固然乃謂以
三言而遂從三
度則鑿矣

侯執戈將擊恒太史子餘止之恒欲出逆抽劍謂曰需事之賊也乃止闕止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

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闕齊闕名陳恒執齊侯于舒州史記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連戰之于徐州公曰

西北界弑之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魯侯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曰陳恒弑其

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魯侯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

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既弑簡公乃立簡公之弟貜是為平公恐諸侯共謀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

割齊自安平以東至郕亦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齊侯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

今青州府臨淄縣齊侯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

平四十年癸亥意法之星其行無守居其宿心蒼龍之宿明堂

心宋之分野也清類天文分野書氏二度至尾二度為宋公憂之司星占望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

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

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戊午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瞶自戚入于衛輒奔魯

衛孔圉取蒯瞶之姊生慍固卒豎渾良夫通于內使之箴蒯瞶謂曰苟使我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良夫為請于伯姬與蒯瞶入舍于孔氏外園昏二人蒙衣而來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

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蒯瞶從之迫孔慍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仲由為孔

仲由將入遇高柴字子羔齊人柴曰弗及及此不踐其難由曰食馬不避其難柴遂出仲由入石乞孟

廩以戈擊之斷纓由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慍立蒯瞶召

獲衛大奉輒奔魯蒯瞶既立莊公為使鄆矜武告于王王使單子平公命之辭明年衛侯莊公飲孔慍

酒于平陽令河南衛輝府滑縣有平陽亭醉而遣之慍載伯姬而行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左傳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適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端木

賜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

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余般人也嚙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

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年七十有三魯哀公諱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墓魯城北泗上

皇覽孔子家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樹

言孔子弟子異國入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今孔林在曲阜縣北二里背泗

面洙水以周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賜廬于冢上今孔林中有一室

廬墓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之子鯉因名焉先孔

子卒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孟子論語序說子思學于曾居魯穆公尊後居于衛

秋七月楚公孫勝亂沈諸梁討誅之楚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建以費無極讒奔宋又避華氏之亂于鄭鄭人善之建與令尹申欲召之沈

諸梁曰吾聞勝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今河南光州息縣有白公城再請伐鄭許

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自厲劍司馬鯉之子平見之曰王

孫何自厲也勝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將以殺爾父平以告令尹令尹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

國第用士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若得自死我不復成人令尹不悛吳人

伐慎州名漢為縣後省今江南縣勝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令尹司馬子朝而劫楚子以手西

掩而死其黨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勝不許將立公子啟即子啟不可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府別

府石乞尹門圍公陽楚大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之宮前所居宮葉公沈諸梁聞亂以師至及北

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

進又遇一人焉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父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

亦甚乎乃免胄而進帥國人以攻勝勝奔山而縊其徒微也之生拘石乞而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公謂白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乞諸梁兼二事司馬

國寧使寧之子為令尹寬之子期為司馬而老于葉

楚四十有二年春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即為黃震澤兩淮謂之具區今曰太湖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鈞伍相著別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

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國語勾踐之地南至子句無北至于聖

老婦者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文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令醫守之

其子其連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非其身之所種不食

夫人之所織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勾踐辭復請勾踐乃致其眾而

誓之曰寡人不欲匹夫之勇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

勸刑賞方振作之不服又何能自為種耶且十年不收于國則

楚白公勝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卜之武城尹孫朝也吉使帥師取陳麥

陳人禦之敗遂圍陳滅之殺湓公陳自胡公受封至湓公凡十九傳

冬十月晉趙鞅伐衛衛人出其君蒯聵及晉平

衛侯背晉趙鞅召之辭以難鞅遂圍衛齊國觀之國書陳瓘之兄恒救之鞅逮至是鞅復伐衛入其郭衛人

逐衛侯而與晉平魯立襄公之孫般師師退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衛侯嘗翦翦其戎州望見戎州人

有翦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何戎之又欲逐石圃衛師石圃而未及于是石圃攻衛侯衛侯踰于北方戎州人

攻之殺太子疾入于已氏戎人已氏殺之初已氏之妻髮美莊公覽之以為夫人衛人

復立般師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靈公執般師以歸明年石圃逐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于衛立

十二年出亡亡

元王四十有四年王崩太子仁立是為元王

元王

周敬王

官書局石印

范蠡陳策本諸
黃老所為後陰
先陽近柔遠剛
說自奇特照不
善用其法而徒
襲其跡焉足以
語行師哉

寅丙
元年冬十有一月越圍吳

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將許之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文種賢之入越為上將軍曰臣聞天道皇皇日月以

為常明者日月或以為法以法其明微者虧損則是行以隱遠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窮也而還月盈

而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動則用陰國密先動則先則用陽謂輕疾近則

用柔示之以弱之遠則用剛抗威後無陰蔽靜為陰藏先無陽察先動者泰顯用人無執無常往從其所敵

預設也彼來從我固守勿與之戰宜為人客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陽數未盡雖敵

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陰數未盡雖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日無窮若今

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節未盡不可擊也君姑待之越子乃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明年晉越無恤有父

越無恤即吳難晉荀瑶即智伯伐鄭子甲將以瑶為後智果智氏曰不如宵宣子也瑶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

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

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滅弗聽至是瑶伐鄭取九邑智果別族于太史為

在果

卯丁
二年晉趙無恤滅代呂祖謙大事記代國在蔚州屬直隸宣化府有古代王城今

無恤趙鞅幼子初鞅將置後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長子伯魯及無恤曰謹識之三年問之伯魯

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鞅以無恤賢立以為後及鞅卒

無恤嗣既葬北登夏屋山名在今山西代州亦曰請代君使厨人操銅料音斗其形方有以食代君及

從者行斟陰令寧人各以料擊殺代君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代君夫人無恤姊也聞代君死曰以弟

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為摩笄之山山在今直隸

易州廣昌縣

無恤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文記趙簡子嘗名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山上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

上臨代可取也簡子于是知無恤果賢以為太子使卒滅代

戊辰三年冬十有一月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

越入吳國吳子率其賢良親近與其重祿大臣以上姑蘇臺名在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姑蘇山上吳地記闕問造此亦曰姑胥使公孫

雄由祖膝行請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吳得罪于會稽令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如會稽之和勾

踐弗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

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勾踐乃使人謂夫差曰吾置王甬東今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在海中其東

有甬洲即春秋越貢東也君百家夫差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夫差將死自蔽其面曰吾無面見子胥也

越于是滅吳吳自春秋傳仲雍至夫差凡二十五傳而滅

越子致貢命為伯

勾踐既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大事記徐音舒亦作徐府縣縣有薛縣故城戰國時曰徐州今山東兗州致貢于王

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秦不如命勾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攻秦會

秦引罪乃還軍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于宋越兵橫行于江淮東

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蠡從勾踐自會歸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于勾踐不復入越遂乘扁舟浮于五湖車昭曰胥湖蠡湖今曰蠡湖在無錫縣東北洮湖亦名長塘湖在宜興縣西北洮湖在武進縣西南變姓名適齊

湖并太湖而五湖一湖也考五湖之說不一今以國語注為梅胥湖即胥口在吳縣西南變姓名適齊

夷子皮之陶為朱公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勾踐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七術寡人用其三而

取吳其四在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後

五年閏月魯侯朝于越

魯侯如越得也相悅太子適郕越太子名將妻魯侯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

而納賂焉左傳注嚭吳臣考史記乃止明年魯侯自越反季孫肥孟孫彘逆于五梧魯而鄆地在山

郭重僕及宴孟孫為祝上壽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何謂重也肥魯侯曰是食言多矣能無

肥乎飲酒不樂魯侯與大夫始有惡

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

衛侯怒褚師比即聲子衛侯與大夫飲酒于靈臺褚師比饗而登公奪公孫彌年即南邑又奪司寇亥

政嬖夏戊之女初太叔疾以夏戊為大夫疾出亡衛人前夏以為夫人其弟期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

罪嘗使侍人投公文要子即懿之車子池復使優狡俳優盟奉彌衛大夫使俳優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

公孫彌年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奉彌以作亂奉彌先入衆謀而攻公宮鄆子士衛大夫欲禦之彌援

其子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衆怒難犯休而易聞也遂出彌請適城鉏即鉏城乃適城鉏彌曰

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衛侯不知彌與衛侯為支離陳名之卒因祝史揮揮為以侵

衛公文要知之與彌年謀固揮在朝使吏先遺其室揮出弗納館諸外里揮遂如衛侯所衛侯使之越

請師明年越舉如后庸皆越大夫宋樂茂樂潤子魯叔孫舒武叔子納衛侯彌年致衆而問請納之衆曰勿

納彌年請亡衆曰勿出于子重賂越人申開守陴申重也開重門而納衛侯衛侯不敢入師還衛人立

莊公之庶弟公子熙是為彌年相之以城鉏與越出公遂卒于越其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

也私于使者曰甘成公孫子陳寘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

七年冬十月宋公頭曼卒景公

宋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六卿左右師大司馬司三族樂皇靈

降也同聽政因大尹近官有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宋公遊于空澤桐澤

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卒于連中館名勝志連勝館在大尹與空澤之士十甲奉公自空桐空桐澤之上入如

沃宮宋都內宮使召六子即六曰君請六子畫計策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

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樂茂使宣言于國曰大尹盡

惑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皆歸授甲使國人施于大尹

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是為昭公呂祖譏大事記貽公嘗出亡謂其即曰吾破服而立侍御者數十

其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二

王崩太子介立定是為甫

貞定王

元年夏晉荀瑤伐鄭齊陳恒救之晉師還

荀瑤帥師伐鄭鄭請救于齊齊陳恒救鄭師及濮古濮水首受大河自封邱荀瑤聞之乃還曰吾卜伐

鄭不卜敵齊使謂恒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

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後四年荀瑤復圍鄭門于桔桮之門

瑤謂趙無恤入之對曰王在此瑤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無恤由是慕瑤

魯侯如越歸卒于有山氏

魯侯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魯侯之妄故君臣多間魯侯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遂如公孫有陘氏有

氏因孫于邾乃如越國人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

戊六年晉河絕于扈扈亭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河于扈即于是也

庚八年秦滅大荔後漢書西羌傳洛水有大荔之戎注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或國秦獲之改曰臨晉同州

伊洛

官書局石印

時諸戎國大荔與義渠史記秦國古西戎國地志寧遠慶三州皆其地慶令慶陽府寧最強築城數
十皆自稱王秦伯厲公以兵伐大荔取其王城今同州府朝邑縣有王城遂滅之後秦又伐義渠執其

王以歸在王二十五年

癸未十有一年晉侯出公出奔齊

晉荀瑶與趙無恤韓康子虎不魏桓子駒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己邑晉侯怒告于齊魯欲伐四卿四

卿恐反攻晉侯晉侯出奔齊道卒荀瑶立昭公之曾孫驕為晉君是為晉君之大父曰雍父曰忌忌善

荀瑶欲并晉未敢故立之是時晉國之政皆決于瑶晉君不得有所制瑶遂有范中行地

甲申十有二年晉荀瑶襲衛不克還

荀瑶欲伐衛遣衛侯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公孫彌牟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

侯告于邊境荀瑶果以師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荀瑶還自衛宴于藍臺戲韓虎

而侮段規段鄭共叔段之後以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瑶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

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

丙戌十有四年晉荀瑶以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注見前

荀瑶請地于韓虎虎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

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虎曰善乃與之荀瑶悅又求地于魏駒駒欲

弗與任章任風姓之後以國為氏章魏桓子相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

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駒曰善亦與之瑶又求蔡臯狼之地今山西

承寧州有臯狼故城考史記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為宅臯狼集解徐廣曰臯狼于趙無恤無恤弗與

以伐鄭之辱基智伯事見前基瑶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無恤走晉陽初趙簡子使尹鐸尹周尹為晉陽請曰以為

繭絲乎謂汲民之膏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

繭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姑息為保障則養奸貽患廢事多矣

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晉陽為歸至是三家圍晉陽荀瑤決晉水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西南源

出滴澗泉今謂之晉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寔產盡民無叛意

荀瑤行水魏駒御韓虎駭乘瑤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魏駒肘韓虎虎履駒之跗以汾水見注

前可以灌安邑注見絳水山源出山西絳州絳縣入澮可以灌平陽注見也安邑魏氏都趙無恤使張孟談公族

解張字張侯其後以潛出見魏駒韓虎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皆陰與約為

之期日而遣之無恤夜使人殺守隄吏而決水灌荀瑤軍軍亂韓魏翼而擊之無恤將卒犯其前大敗

之遂殺荀瑤盡滅其族而分其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殺為報仇乃詐為則

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豫讓又漆身為痲吞炭為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諱之為之泣

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而

又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頃之襄子出豫讓伏橋下

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問之果豫讓讓襄子數其先事范中行氏而不為報仇豫讓曰范中行

氏以眾人之衣被劍三躍時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自殺之乃

請襄子之衣被劍三躍時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自殺之乃

午甲二十有二年楚滅蔡蔡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四世

申丙二十有四年楚滅杞自東樓公封杞至簡公春凡十九世

子庚二十有八年王崩

自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之而自立是為思王立五月少弟嵬又攻殺之而自立是為考王

封弟揭子河南此置河南縣初王子朝之亂餘黨皆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見至是王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以續周

公之職是為河桓公

周貞定王官書局石印

考王

元年

四年晉侯朝于韓魏趙氏

晉哀公卒子柳立是為時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趙氏號三晉晉侯畏反朝焉

六年夏六月雪日有食之

十年楚滅莒

初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大夫烏存因國人逐之莒子奔魯齊人納郊公事在敬王元

復後四世楚滅之莒自茲與期受封見後二十三傳而滅

十有五年王崩大子午立是為威烈王

河南公封其少子于鞏鞏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

河南桓公卒子威公代威公卒子惠公代乃自封其少子班子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事大

記曰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故曰西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故曰東周

衛公子亶弑其君糾

先是衛敬公卒子糾立是為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于趙至是公子亶弑昭公而自立是為懷公立十一年

敬公之孫顏弑之顏亦自立是為慎公

威烈王

元年晉趙無恤卒

無恤為伯魯之不立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必欲傳位于代成君伯魯之子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浞為趙氏後

至是無恤卒其弟桓子逐浞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浞而立

之是為獻子是年魏駒韓虎皆卒駒之子斯代是為文侯虎之子啟章代是為武子